

从澶渊之盟看民族融合

重庆 史 式

自古以来，人类不仅要遭受天灾的侵害，自己也会因为争夺生存环境而发生战争，自相残杀。不同的部落、部族、民族之间，常常因为争夺田地、牧场、水源，而引发战争。每一次大流血之后，尘埃落定，战胜者成为征服者，战败者则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。因此，战争是痛苦的，各民族互相吞并是残酷的，记载战争的历史也是残酷的。先民们在亲历过许多痛苦的战乱之后，才会逐渐产生桃花源、乌托邦的梦想与天下为公、世界大同的理想。直到今天，战争始终是人类心中驱之不去的阴影。不同的民族之间能够和谐共处，融洽无间还只能说是大家心向往之的梦想与许多志士仁人的理想。

不同的民族，各有专长；如能和平共处，互相帮助，必能共同发展，走向安定富足。经过长期共存，最后融为一体，这是人类共同走向世界大同最理想的道路。只可惜，历史上的战争是太多了，两个民族之间能够和平融合的好事是太少了。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现在有些人把“融合”这个词用错了，他们把通过战争来征服与吞并别的民族也称为“融合”。其实征服与吞并是强迫的联合、混合，而不是自愿的和平的融合。没有长时期的融合，达不到水乳交融的程度；即使通过吞并建立起一个大帝国，一旦天下有变，就会土崩瓦解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究竟有没有两个民族经过长期和谐共处最后融为一体的真实事例？虽然史书上无此记载，但这样的事例是有的：那就是在距今千年以前，北方的辽人（契丹族人）通过长期汉化，最后成为北方汉人。

流县管辖的“牧马川”山地，乃是汉、唐时期，官府练马术之处。其时，官府规制：马队行进城区、乡区之际，沿途民家必须关门闭户，行人必须躲避，或爬伏地面，不准站立观看。但是，任氏出猎，则不予实施，而是任随住户、行人自便。

在元代官员所管的户口登记簿上，把全国的臣民分为四个等级（第一等为蒙古人，第二等为色目人也就是中亚与东欧各族人，第三等为汉人也就是北方汉人，第四等为南人也就是南方汉人以及南方各少数民族民族）。其中已经找不到辽人或者契丹人的称呼，因为辽人（契丹人）已经基本上融入北方汉人之中，不复存在。这种情况，在官私史书，如《新元史·氏族志》、陶宗仪《辍耕录》、王光鲁《元史备忘录》上，都有记载。

一、辽人的汉化与宋辽矛盾的激化

汉唐两代在建国的時候，就已经掌握了长城上下许多要塞，使之有效地制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。宋王朝建立的时候就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。五代时期，中原大乱，辽人已先建国。长城要塞、燕云地区，先后落入辽国之手，宋人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。在辽国统治下，既有辽人，又有汉人。辽国设北院官管辽人，南院官管汉人。由于辽强宋弱，辽国官员又能从两国经济交流中得到好处，所以他们不怕宋人，对于汉文化的输入抱鼓励态度，让汉人、辽人自由贸易，自由交往。

在辽国官方的提倡下，汉人文化，包括伦理道德、丧葬习俗、岁时风尚、饮食服饰，都在辽国社会广泛流传，逐渐拉近了两个民族的距离。“凡聚会处，诸国人言语不通，则各为汉语。”既大家服装相似，言语相通，在官署里，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辽官，谁是宋官；在市集中，人们已经认不出谁是辽国

现今，牧马川崖壁上，存有其时人众记述任氏练骑的题刻成千方。青神县“玉泉”山间也有。两地更有任氏刻祀的观世音神像，尤其引人注目。

作者：四川师范大学（成都）退休教授

商人，谁是宋国商人。经过辽国的长期对外开放，就打下了以后辽人汉化的稳固基础。

北宋时代都当过宰相又都办过对辽外交的两位名臣——韩琦与富弼都认为辽国学习中华文化成绩惊人。韩琦说：“契丹（指辽国）宅大漠，跨辽东，据全燕数十郡之雄，东服高丽，西臣元昊（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西夏都臣服于他们）。自五代迄今，垂百余年，与中原抗衡，日益昌炽（越来越兴旺）。至于典章文物，饮食服玩之盛，尽习汉风（从高层的文化事业到日常生活习惯，全都学会了中国人的一套）。”

富弼的说法更为彻底：“（契丹也就是辽国）得中国土地，役中国人力，称中国位号，仿中国官属，任中国贤才，读中国书籍，用中国车服，行中国法令……皆与中国等（相同），而又劲兵骁将，长于中国。中国所有，彼尽得之；彼之所长，中国不及（我们有的东西，他们都学会了；他所有的劲兵骁将，我们赶不上他）。”

辽国的当权者为什么欢迎汉文化？因为他们国家的发展一直受惠于汉文化。在过去他们只是一群游牧部落，用不用汉文化关系不大；但在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，需要同时治理几百万人的游牧民族（包括辽人和其他游牧民族）与几百万人的农业民族（主要是汉人）的时候，不学习汉文化是不行的。他们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的韩、刘、马、赵四大家族，使这些家族的父子兄弟世代为官。在五代乱世，中原大乱，常常打得千里无人烟之时，这些家族反而觉得依附辽国皇族，生存更有保障，也就安心在辽国生活下去。这就是说，辽国在建国之初，就重用汉人知识分子，采用汉文化即中华文化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统治机构来。因此，宋辽两国的统治机构颇有相似之处。

既然宋辽两国的政府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，既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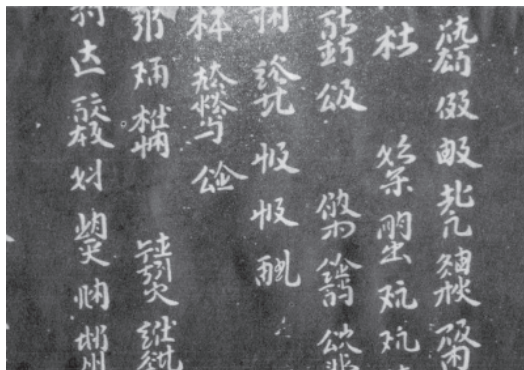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一：辽代的壁画《出行图》。由此图可见辽国官员的汉化之深。

辽人也不断地汉化，那么，宋辽两国是不是可以和谐相处？那也不是。因为从公元960年赵宋建国开始，到公元1005年两国签订澶渊之盟为止，在这四十来年中间，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。双方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不断发生磨擦，在外交上一直不能处于正常状态。

赵匡胤在军事上是个内行，懂得以宋的步卒迎战辽的骑兵，是占不了便宜的，所以暂不用兵，考虑迁都到襟山带河的西京洛阳去，以地利补充军事上的弱势；还计划储存一大批金帛，想用赎买的经济手段赎回燕云失地。公元976年冬，赵光义继位后，宋王朝的政策大变，积极谋划对辽用兵。赵光义比赵匡胤小12岁，是个依靠父兄庇护长大的年青人，从未带过兵，在军事上是个大外行。他倚仗自己带的兵多，贸然发动战争，下旨攻辽，而且自任统帅。他为了表示自己是个内行，出征时向将领们颁发阵图，要大家按图布阵。将士们无不担忧，知道在这个大外行的瞎指挥之下，必然凶多吉少。

公元979年，赵光义第一次伐辽，亲统大军围攻幽州，围攻半月，幽州纹风不动；辽军突然反攻，宋军立即崩溃。赵光义身为统帅，居然把几十万大军丢下不顾，自己率先逃命，屁股上中了两箭，不能乘马，换上驴车落荒而逃。伐辽大军全军覆没。公元986年，赵光义趁辽国皇帝病死，萧太后（萧绰）以少妇当国之机，再度伐辽。因为上次负伤逃命的记忆犹新，他保老命要紧，不敢再冒险了。在第二次北伐中赵光义不到前线，在后方遥控指挥，只按图纸行动，喊进则进，喊退则退，明知不对，绝对服从，结果让大军陷入移兵就粮、在敌前撤退的险境，被少数辽军铁骑冲垮。还没有和敌人交手，成千上万的士兵就被挤死、蹠死、逼到河里淹死，在敌军面前出尽了洋



图二：辽文（契丹小字），是辽国当时通用的文字。可很明显地看出，它是模仿汉字而创造的。



图三：
寇準画像
(藏台北故宫博物院)

相。赵光义两次伐辽，两次大败，从此兵连祸结，边境上再也没有太平日子可过。他自己威信扫地，从此龟缩在京城里，再也不敢谈北伐与收复失地的事。他第一次北伐时屁股上受的箭伤，一直都医不好，年年都要发病，最后还是因为箭伤的大发作而在病床上活活痛死。

二、多年的敌国打成了兄弟之邦

两国要想和平共处，需要以实力为后盾。在辽强宋弱的形势得不到根本改变之前，宋国想和辽国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。你不想打他，他偏偏要打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！自己没有实力，就很难维持和平的局面。

其实，拿当时两国总的国力相比较，辽并非绝对的强，宋也不是绝对的弱；只不过是赵光义两次伐辽，丢尽了面子，所以“弱宋”的名声在外。其实，辽是强而不富，宋是弱而不贫；辽是武力强大而经济、文化落后，宋虽然武力不行而经济、文化先进。经过多年休养生息，宋的国力已经逐渐增强。如果有机会让双方较量一下，宋国只要振作精神，上下一心，虽不一定能打垮辽国，双方打个平手是可能的。公元1004年辽国大举南侵，这样的机会终于出现了。

这年秋天，辽国的当权人物、年青的萧太后带着她的儿子小皇帝耶律隆绪、统军大将萧挾凛率领全国精兵20万人倾巢南犯。他们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，来势汹汹，从边境上一直向南猛进，直逼黄河北岸。

紧急军报送进皇宫。这时在位的宋真宗赵恒召开御前会议，向群臣询问对策。大臣王钦若是江西人，他主张皇帝暂避到金陵；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，他主张皇帝暂避到成都。只有新上任的青年宰相寇準力排众议，主张迎敌。他说：“我能往，寇亦能往！为今之计，只有御驾亲征，上下一心，才能保住江山社稷。稍有退缩，人心瓦解，根基一动，天下还保得住吗？”听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建言，赵恒精神一振，决心御驾亲征。

当年11月，宋廷下旨御驾亲征。皇帝车驾从京城开封出发，直趋澶州（治所在今河南濮阳），迎击辽军。此时天气严寒，雪花飞舞。在大军抵达澶州南城之时，赵恒遥望北岸的辽军营帐连绵不断，军容很盛，就想驻蹕南城，暂不过河。寇準以为不可，站出来大声说：“陛下不过河，则人心不安，这不是取胜之道。”他用眼色向殿前都指挥使（首都卫戍司令）高琼示意。高琼点头表示理解，旋左手扶住御辇，右手拔出寒光逼人的佩剑，大喝一声“起！”即指挥御辇直上浮桥，向着澶州北城前进。辇夫不敢怠慢，抬起御辇迅速登上城楼。当皇帝的御盖在城楼出现，大宋的黄龙旗迎风招展，呼呼作响之时，将士们欢声雷动。《宋史纪事本末·契丹盟好》一节中记载说：“帝遂渡河御北门城楼，召诸将抚慰，远近望见御盖，踊跃呼万岁，声闻数十里。”

这次御驾亲征的消息传开，皇帝的车驾还未到达，澶州前线的将士已经立了一个大功。有一天，一名叫做张瑰的军士正守着一张床子弩，监视前方阵地。忽见辽军营里走出几个将官视察阵地，其中有个穿黄袍的，指手画脚，看来是个大头头。于是就把床子弩的方向调整好了，对准此人。要是在平时，将士们为怕负责，行动之前，还得层层请示。这时张瑰听说皇帝已经御驾亲征，心情舒畅，顾虑全消，瞄准对象，把开关奋力一扳，呼哧一声，多箭齐发，辽军将官立刻倒下好几个。那个黄袍将官也在其中。事后得知，此人就是辽国的全军统帅萧挾凛。双方大战还未开始，辽军统帅已被宋军一箭毙命，其士气受影响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
辽军初到之时，萧太后本想倚仗自己的军威，逼退宋军，强占中原锦绣河山。后来听说寇準说服了赵恒，宣布御驾亲征，知道讹诈不成，只好挥军力战。但在澶州北城城下激战数日，毫无进展，才知道今非

昔比，宋军实力确有提高。为了避免深入敌境，师老兵疲，归路被切断，萧太后只好放下架子，亲自宴请宋使，秘密谈和。按照寇準的计划，必须辽军全部撤出宋境，承认交还燕云十六州的失地，宋廷才能允和。否则，宋军将对辽国长期用兵，长期封锁，逼得辽国在经济上走向崩溃。但赵恒不同意，他事事都听寇準的，惟有这件事不肯听，害怕长期打下去，风险太大；一旦打了败仗，前途不堪设想。寇準和他力争多次，还是说服不了他，最后只好稍作让步。寇準不怕为国牺牲，也敢承担责任。他顾虑的是赵恒一旦撤了他的职，换了个没有骨气的人去主持谈判，国家就会吃亏，百姓就会受害，于是只好忍痛让步，同意谈和。经过谈判，双方于1005年1月签订“澶渊之盟”（澶州亦名澶渊郡）。“澶渊之盟”的内容，实质上不过两条：

一、双方结为兄弟之邦，宋帝为兄，辽帝为弟，宋帝尊萧太后为叔母。两国恢复邦交，互通庆吊。文书往来互称南北朝，宋称南朝，辽称北朝，双方平等。

二、宋每年送给辽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。

这次和约，除了每年还要送辽国三十万银绢这条尾巴之外，基本上算是一个平等条约。这比将近70年前后晋石敬瑭拜倒在辽主耶律德光的脚下，尊称对方为父（自称“儿皇帝”），真不知好了多少倍。至于每年要交银绢三十万，说起来不大好听，有向夷狄进贡的意味，所以被许多爱国人士所反对；但在宋朝的皇帝看来，国家每年财政收入数千万两，三十万银绢与之相比，连百分之一都不到。这与打起仗来，军费动辄数百万两相比，实在是便宜多了。

当中原大乱之时，在辽国的管辖之下，两国百万边民和平共处。辽国官员鼓励汉人从事农业生产、百工技艺，采取保护态度。辽人也乐于向汉人学习生产技术，相处融洽。和平时期，自然一片兴旺。但是两国政府一动刀兵，立刻杀得血雨腥风而生灵涂炭。因此，不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与认可，太平日子是过不安稳的。澶渊之盟签订以后，表示辽人、汉人和谐相处的意愿已经得到双方政府的认可，所以基础坚实，能够长期维持。纵观中外历史，只有百年战争，未闻百年和约；而澶渊之盟从公元1005年订立，竟能维持一百一十多年，堪称史上奇迹。

三、民族融合对双方都有好处

真正的民族融合对双方都有好处。例如我们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常失于粗野，南方的农业民族常常失于文弱，融合之后进行互补，都能趋向完美，这一点在妇女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。我们看辽国无论公主也好，皇后也好，几乎都是扫眉才子，而且文武双全。她们出生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其族源出于鲜卑，都有天生的白皮肤。当时南方的美人大都出在江南或西蜀，三寸金莲，弱不禁风；哪像辽国的公主、皇后，从小就练出一身马上功夫，既婀娜，又矫健，都像今天的运动员，是千里草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辽国上层人物倾心汉化，苦读汉文，宫廷里说话都用汉语，就像近代俄国宫廷里都说法语一样，但他们毕竟是游牧民族，男子不能不以锻炼弓马为主；在学习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方面，贵族妇女更占上风些。拿汉人来说，一百个才子中也难找一个女才子；但是在辽国，竟以女才子居多。汉人中的女性，因为要受三从四德、相夫教子的精神约束与时间限制，不能放手学习；辽国妇女则有更大的自由，没有什么人为的约束管得了她们。辽人王鼎编纂了一本诗文集，名《焚椒录》，都是辽人用汉文写的，其中名声最大



图四：萧太后对弈图（赵明钧 绘）

禹传说的三个版本



关于夏禹的传说有许多不同的版本，如正史、佚史、民间故事、羌族史诗，甚至还有亚神话等等。这些不同的版本，有些却不被人们认为是禹的传说。究其原因，殆是因语言文字的问题。据我们的初步研究，就语言文字讲，禹传说至少存在古羌语、古汉语和古羌汉融合语三个版本。由于古代羌汉语言文字的融合与分化，其三个版本也不是纯粹的；因而这里特将具有代表性的典籍予以一番辨析。

版本1：《史记》中的禹

西汉时司马迁著《史记》。当时的古汉语和汉字已基本统一，因而笔者将《史记》中的禹传说，称为禹传说的汉语版本。

《史记》将禹传说集中写成《夏本纪》，使其成为夏禹的正史。史迁在其他篇章里时而引有禹传说。如《六国年表》里说：“禹兴于

的女诗人叫做萧观音。她就是签订澶渊之盟的萧太后（萧绰）的儿媳妇。

在上层人物鼓励之下，辽人迅速汉化。民间汉辽通婚，辽人改汉姓的越来越多。宋辽两国的皇室也互相遣使聘问，来往得十分亲热。从公元1005年到1121年这116年之间，两国遣使贺生辰的，宋140次，辽135次，总共275次。两国遣使贺正旦的，宋139次，辽140次，总共279次。两国遣使祭吊的，宋46次，辽43次，总共89次。辽兴宗耶律宗真勤学绘画，曾经自绘肖像送给宋仁宗赵祯，并希望宋仁宗回赠真容。仁宗真容送到时，辽兴宗已去世；辽国皇室竟把仁宗真容和祖先肖像挂在一起，世代礼拜。辽道宗耶律洪基曾经许下心愿：“若人世真有轮回，愿后世生于中国（宋朝治理的地方）。”既然两国皇室亲热到这种程度，辽人逐渐地就与北方汉人融为一体，一点也不奇怪。正如史学家姚从吾先生所说：“（两族）相安既久……（辽人）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。”这是不同民族和谐相处最后融为一体的最正常的道路。

古往今来，有许多民族都在和平共处、和谐共存的状态中发展壮大，互相融合为一。这是正常现象，但是也有一些民族，互相之间发生激烈战争，会被别

的民族灭掉、吃掉，沦为奴隶，或被斩尽杀绝，这当然是个大悲剧。其实这样的大悲剧是不多的。一千年前的宋代，确有汉人、辽人、西夏人的区别，但在千年后，辽国、西夏没有了，宋国也没有了，现在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是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。辽国虽然不在了，但在辽国兴起的地方，出现了一个辽宁省；西夏虽然不在了，但在西夏兴起的地方，出现了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。在将来的世界上，许多国家都会联合，许多民族都会融合，许多国家与民族的名称，只能作为一个地名而长期保留下去，这是很公平的。不过辽人与西夏人的遭遇不同。辽人和北方汉人长期和谐共处，文化水平迅速提高。他们的许多成就，他们的许多贡献，都记载在《辽史》上。西夏人则与蒙古人激烈冲突，国家灭亡，民族星散，最后连一本书史也没有留下来。他们的不同遭遇自有其复杂原因，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。但是总的说来，武力不足恃。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必然是文化水平高，对全人类的贡献大，具有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；虽然一时受挫，终能浴烈火而重生。这样的民族是不会被别人吃掉的。

作者：重庆师范大学教授、
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